

流行性感冒，  
要十天，  
失去一个爱的人，  
大致需要两年。

# 再见了， 我的男孩

Good Bye,  
My almost lover

佩灵◎著



吉林文出版社  
JILINWENSHICHUBANSHE

# 再见了我的男孩

Good Bye,  
My almost lover

佩灵◎著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  
JILINWENSHICHUBANSH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了,我的男孩/佩灵著.--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18.8  
ISBN 978-7-5472-5114-0

I. ①再… II. ①佩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6317号

## 再见了,我的男孩

ZAIJIAN LE, WO DE NANHAI

著 者 佩灵

责任编辑 程明 薛雨

装帧设计 格·创研社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

[www.jlws.com.cn](http://www.jlws.com.cn)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mm×1230mm 32开

字 数 150千

印 张 8

书 号 ISBN 978-7-5472-5114-0

定 价 39.80元

你在身后把门关上，  
我从此孤身一人，  
留在弥漫着我们失败故事的房间里。

*Aug 2009*

## 目 录



- 自序 这又是一个分手的故事 \ 001
- 比莫拉克更残忍的膜拜 \ 004
- 大雄对不起，多拉那时不懂爱情 \ 014
- 吉祥杂技团没有永远 \ 023
- 江汉路上走几遍说忘记 \ 030
- 听不到花开，听不到 C 小调的告白 \ 038
- 我放了很多爱，随你披星戴月 \ 045
- 烟囱 \ 053
- 小城往事 \ 061
- 牡丹亭盛夏等爱 \ 070
- 苏花信的婚纱 \ 078
- 万水千山有相逢 \ 088
- 告别 2005 年厄瓜多尔那个落空的吻 \ 098
- 利沃夫那个游泳来赴约的男人 \ 105
- 曼谷爱情故事 \ 114
- 如果那时，我说过爱你 \ 121
- 谁辜负了 Tarot 的倒吊人 \ 129
- 新德里，等北纬 28 度的一个轮回 \ 136
- 小黑马的忧伤与告白 \ 144
- 打错了 \ 151
- 光影之下，看彼此失散 \ 159

华强北地铁，再等一轮春风过境 \ 167  
看，当时的月亮 \ 175  
如果你看透我在墙上的涂鸦 \ 181  
小强 \ 189  
熊猫烟熏在 2005 年的那次离家出走 \ 197  
贝佳斯绿泥，要热爱请先崇拜 \ 205  
尤其明知摩羯座最爱是落泪 \ 212  
青衣 \ 219  
如果长颈鹿肯低头 \ 228  
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 \ 235  
  
后记 \ 245



## 这又是一个分手的故事

2007年到2017年，这十年里我一直居住在深圳，作为一名不务正业的写作者，断断续续地为一些杂志写了不少爱情故事。落笔全凭喜好，写开头时从未想过要如何结尾。直到开始整理这本短篇集，才突然惊觉，原来这些年所写的故事都没有善终的结局。

也难怪，年少时，总以为最动人心弦的情节是分离。

我是个不太会谈恋爱的人，无法坦然地接受被爱的温暖，甚至在年轻时对寻一人终老的事没有什么兴趣。分离在我的眼里大约是一把出鞘见血的利剑，它的存在只是为了粗暴地将一段关系剖开、肢解，逼着我们去面对血淋淋的伤口。它会带来伤痛，带来撕裂，带来来不及被填满的空虚。于是，在那一段时间里，我们都找到了一个可以肆意妄为的理由，我们认为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都是能被理解的，反正到最后时间会替

Angie

我们解决掉一切。

但大部分人没有考虑过另一个问题：等到时间愈合了伤口，留下的除了伤疤，还有什么？

《再见了，我的男孩》这本书包含了我在十年里写下的三十个关于分手的故事。有生离，有死别，有遗憾，也有等待，唯独没有圆满。

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盘子，圆满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！爱上一个人总是有各式各样的原因，而选择离开，也许是不爱，也许是太爱。

MH370 失踪三年后，微博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女人，她日复一日地更新主页，等待她的丈夫回来。即使分离已经一千多天，她的爱也并未因与他的分别而减少半分。微博上有无数人为她唏嘘，也有人捶胸顿足替她惋惜，他们围观、评论，七嘴八舌地劝说她要看开一点。虽所爱隔江隔海，但她本身就无须再寻那一艘渡船，因为分离从来都改变不了两个人相爱的事实，同样也满足不了她对破镜重圆的期待。

换个更乐观的角度想，这颗星球上一共有约七十亿人，我们在与一个人分开后总能遇见下一个人，未知的生活总比已经结束的事更值得人们去期待。我们在分离中成长，汲取教训，有了前车之鉴，这也是人类站在地球食物链顶端的原因。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强大，受过的伤，总会在坚硬的血痂下生出更新鲜更强壮的血肉，只是快或者慢的区别。

所以我要你相信，在爱过之后的分离其实是有温度的，也正是这种





温度，让我们在独自舔舐撕裂的伤口时，可以获得更多令自己加快自愈的东西，例如独立、坚定、耐心、倔强；例如在承受着分离的同时依然怀抱着希望。

我要你相信，从来没有谁在离开一个人后会真的去死。你今天为他号啕大哭、情绪失控、要死要活的那个人，会渐渐退出你的人生，最后淡成记忆中一道可有可无的影子。

我要你相信，分离会令人孤单，但爱不会。因为爱就是那件若你相信，它就一定存在的事。

现在是 2018 年的夏天，我每日清晨驾车出门，经过宝安大道，挤在熙熙攘攘的车队中耐心等待。花都开得正好，灰色的浓雾漫过这座城市，有那么多的人在这里相聚，又在这里说再见，你不是唯一的那个。

我也深爱过一些人，和你一样。

我也告别了一些人，和你一样。

我终将会得到幸福，和你一样。

2018 年 6 月 19 日

于深圳



## 比莫拉克更残忍的膜拜

小镇的天气很糟糕。

夏姜露站在路边，架着巨大的摄像机，祈祷着厚重重叠的云层被风吹薄一点儿，好让她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拍到即将经过地球的双子座流星雨。作为电视台的摄像师，最不好做的就是新人，卑微又廉价，因为没什么过硬的后台，最苦最累的事最后总会落到自己身上。

那天没有任何预兆，雨就“哗啦啦”地落下来了。当时摄制组的其他人都放弃了等待，躲在别克商务车里唠嗑、打瞌睡。只有楚河从车厢里拿出一把伞，冲过来罩住了她和她的摄像机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她感觉自己的心跳几乎暂停了。她低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客气，应该的。”

夏姜露抬起头，越过男人湿透了的肩膀，她看见天空灰暗的云层中，隐约有几串拖着星光陨落的烟火。

当天晚上，夏姜露请楚河吃夜宵，在小镇最繁华的一条步行街，油腻的小木桌支在路边，头顶是被雨点打得“噼里啪啦”的遮雨布。两瓶青岛，几碟小菜。小店旁边，一位抱着二胡的老人拉着不成调的曲儿，一只脏兮兮的黄色野猫在附近兜着圈觅食。

夏姜露显得有点儿拘谨，不时地挑起几片肉逗弄在脚边跑来跑去的小猫。半瓶酒下肚后，夏姜露脸上就浮起了红晕，她挺挺胸脯，一副很老练的样子说：“楚记者，谢谢你平常这么照顾我。”“不客气，应该的。”还是那句话，冷冷淡淡地保持了距离，但又显得友好。一名菜鸟摄像师和一名资深外景记者，他们之间其实没那么熟，至少还没熟到可以坐到同一张桌子上单独吃饭的地步，所以这不是一次成功的应酬。回宾馆的路上只剩沉默，追着路边昏黄的光，他们黑色的影子重叠在一起，像一只巨大的鸟沉默地降落在面前。

只是走到最后，前面的楚河突然回过头来：“你一个小女生，怎么会想要做外景摄像师？很辛苦的啊。”跟在身后埋头走路的小女生被吓了一跳，愣愣地说：“我没有想做这个，但是他们不招内景摄像师了。”

那是2007年，记者楚河对摄像师夏姜露展现的第一个微笑，映着浅淡的光，那笑容就晕染出恰到好处的温暖。

My way

时光是充满力量的河流，洗涤着每一个需要磨炼的人格。但有的事，对于摩羯座的夏姜露来说是没有天赋的，例如办公室里的逢迎拍马。楚河，外景组的中流砥柱，不仅是主任记者兼节目监制，还有一个当副台长的舅舅。夏姜露经常觉得这个明朗的男人是一匹马，因为在台里，几乎是个女人都想上去拍拍。

他大抵也知道那些女人的用意吧，总是吊儿郎当，对她们爱理不理。人都爱犯贱，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是念念不忘。她们媚态百生地对他说好，企图讨到一点他偶尔才施舍出的温柔。

很多个夜晚，当夏姜露结束拍摄赶回办公室剪辑当天的录影时，都会看见隔壁办公室的楚河在电脑前看台本，而旁边有一个正在等他下班一起去吃夜宵的女生。女生浓妆艳抹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涂指甲油，浪费空白的 A4 纸叠千纸鹤，耳朵上挂着 MP3，一脸懵懂无知的甜蜜。

她有点儿心酸，倒不是因为吃醋，而是楚河的样子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男友麦威。

忘了说，当时的夏姜露正爱着一个已婚的男人。那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，她知道。但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事业亦无美貌，除了大把可以挥霍在这个男人身上的青春以外，她什么都没有。

那次，夏姜露凌晨两三点跟拍一队刑警抓捕逃犯，刚下过雨的山路崎岖不平，就在她即将滑倒时，警官麦威在身后扶住了她，并且拿过摄

像机，牢牢地牵着她的手走了一路。女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安全感当作是爱情。出差回来的第三天，她连夜搭乘夜班车去到麦威工作的小县城，在阴雨连绵的路边吻住了年轻警官的嘴，她说她绝对不会影响他的仕途还有家庭。男人只是犹豫了一下，手就放在了夏姜露的腰上。

当第三者这种挨千刀的事，绝不会有好结果。

5月初，夏姜露在市中心拍摄烂尾楼爆拆。她拖着器材刚走好机位，就有一个长发的女人冲过来，上前就扇她两耳光。这就是做第三者的下场，她自己活该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但那女人还不解恨，从工地上随手抄起一块砖头就砸过来。还是楚河，横身挡在夏姜露的面前，肩膀硬生生地承受了这一击。白色的衬衫上，一团污浊的泥浆里渐渐渗透出鲜红的血迹。

“贱女人，他跟我说只是玩玩你。”女人朝她叫嚣后愤然离开。

她到街道对面的药店买了酒精和药棉，在只剩一片狼藉的废墟前给楚河上药。男人的肩膀肿了大半，乌黑紫亮得好像个馒头。他一言不发地坐在泥土里搂住她，借给她另外一半完好的肩膀。如果安全感也可以从别处借到，那么就让她暂时借用一下吧。

后来的日子，有种说不出的宁静。

My love

工作依然很辛苦，但是作为新人，吃苦不怕，最重要的是有机会。她咬着牙把长发剪成了寸头，穿着宝蓝色的冲锋衣，整日扛着器材跟着外景组到处跑。他们去西部拍泥石流，去南方的大海追踪白鲸。而那个叫楚河的男人，每次都出现在她的镜头里，借着恰到好处的光，深深的影子落进她的双瞳中。

没有外景任务的时候，外景组的人就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夏姜露和楚河的办公室只隔着一道透明的玻璃墙，楚河喜欢在工作结束后继续留在电脑前打网络游戏，身旁是没有任何怨言的新女友。总有新欢，就和女明星千变万化的妆容一样，每次闪亮登场都给人不同的惊艳。

可是夏姜露，一名小小的摄像师，比起去过问同事的感情生活，她更应该埋头努力抓住一切机会表现自己，以换取年终那份不多不少的奖金。但他望向她的眼神，有时候又会让她出现幻觉，仿佛有一种正在潜伏的温情，已经落地生根，也迟早会有发芽的那天。

7月，麦威又跑回来找她，几乎是跪在她面前请求宽恕：“给我时间，让我证明我有多爱你。”于是她回到旧爱的身边。点头的时候，她真的很想抽死自己，但转念又想，培养一段感情真的很难，既然有就不要浪费掉。

于是正牌男友麦威登场了。她带他去见同事，一起K歌吃夜宵。而楚河的身边也渐渐固定下来一个大眼睛的女孩，BOBO头，有一股低

眉顺眼的味道。这时的楚河面对她不再拘谨，喝高了两人也会互相乱开玩笑，讲荤笑话，逗得在场的所有女生花枝乱颤。

2008年11月，他们去唐古拉山脚下跟拍一路行长跪礼前去布达拉宫祈福的藏民。这些人，穷其一生的时光，耗费了无数财力，一路匍匐前行，却只有到最后才能见到自己的信仰。

在夏姜露的镜头里，楚河戴着墨镜意气风发地向前走。她默默地看着这个男人，突然觉得所有在爱情里随波逐流的女子其实都和虔诚的信徒一样。不管旅途是艰辛的还是充满了绚丽的风景，她们最终看到的都未必是想象中的模样。于是，想通后的夏姜露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打电话甩掉麦威，她和那些在爱情里随波逐流的女人们不一样，她的感情好像是一段短短的路，站在开头就能看到结尾，没有继续膜拜的必要。

和麦威分手的事，楚河是知道的。当时她拿着电话站在氧气不足的高原上，很愤怒地朝电话那端嘶吼，因为缺氧，她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的。刚挂掉电话，楚河手里小瓶的压缩氧气已经递过来了，他淡淡地说：“分手而已，这里是高原，你别太激动。”夏姜露站在高高的小山坡上，抱着氧气瓶“苟延残喘”。脚下两米远的地方就是万丈深渊，但是她不害怕，因为楚河就在她的身边。

他总会拉她一把。

My Song

夏姜露终于等来了调回内景组的机会——做娱乐节目，待在二十五摄氏度恒温的空调大房里，有免费的咖啡、外卖小吃，和一群优越感极强的同事。

成功调职的那天，她请外景组所有兄弟喝酒，当然也包括楚河。在乌烟瘴气的摇滚酒吧里，她喝得好开心，天旋地转地往外面走，迎头就撞上了擦得透亮的玻璃门，玻璃稀里哗啦地碎了一地。那天楚河没有喝酒，他慌慌张张地开车送她去医院。在灯火通明的急诊室里，夏姜露的额头缝了三针。

深夜的医院，是乐极生悲的人聚会的地方。夏姜露的左边坐着酒精中毒的小女生，右边是吃了不新鲜的夜宵导致食物中毒的中年男人。楚河慢慢地蹲在夏姜露的面前，用手小心翼翼地抚摸她包得像馒头似的脑袋说：“要不，我从今天开始追求你吧？”夏姜露被吓得魂魄出窍，在很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喷嚏之后，低下头不回答。

楚河，他有那么多女友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夸张点儿说，那些女人可以从他家门前一直排到电视台大楼。经过了麦威那次深刻的教训，夏姜露很悲哀地发现，自己并不是星座书上讲的那种可以玩弄男人于掌心的摩羯女王。

她是被玩弄的那种。

但是楚河不愿放弃。每天早上夏姜露准时冲到写字楼的第二十二层



My way

打卡，而刚刚熬完夜班的楚河就在路边买好早餐送过来。晚上她下班，楚河的车总是很准时地停在楼下。

那天，她经过上司的办公室时，听见有人说起楚河申请调到娱乐部的事。

2009年初，电视台有了外出培训的机会，夏姜露一咬牙，顶着压力一路过关斩将，拿到了培训名额飞向了宝岛台湾。

她不是懦夫，也没有逃避，她只是还没有足够陪他一路走下去的决心。

台湾是个很奇特的地方。地方小，人心却很大，最乡土和最高端的元素总是很突兀地拥挤在一起。开名车、用高端数码产品的成功人士走在路上，可能迎面就撞到乡土味儿极重的本地槟榔妹。

夏姜露学习的地方是一栋十年前才修建的写字楼，按照中央空调的样式设计成了全封闭式的玻璃楼，却没有装空调。环境沉闷，无聊的时候她就打开 MSN。楚河每天都会发一封邮件到她的 Hotmail 里。他说他有多么想念她，他说自己申请调到娱乐部并没有成功，最后他说，生命太短暂，我们的感情其实都经不起漫长的等待。

夏姜露从不回信。因为半年其实并不漫长，如果有颗虔诚的心，一